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5)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王丽娟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关键词:秉烛达旦;关斩貂蝉;民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2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4-0100-06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两个故事不见于元明时期文人叙事文本,而在民间叙事文本中叙写频率较高[①]。为何民间叙事文本如此偏好这两个故事?其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心理?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秉烛达旦

秉烛达旦之事不见于《三国志平话》,也不见于元杂剧,最先见于元代潘荣《通鉴总论》,其中有"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之语[②]。文人叙事文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并无秉烛达旦之事,但民间叙事文本《三国志大全》、《古城记》、《桃园记》中都有,一些选本(《词林一枝》)中也有。另外,《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中也提及秉烛达旦故事。万历十九年(1591)南京周曰校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正文里只提一宅分两院,并未写秉烛达旦之事,但小字注"考证部分"却谈及此事:

> 《三国志》关羽本传,羽战败下邳,与昭烈之后俱为曹操所虏。操欲乱其君臣之义,使后与羽共居一室。羽避嫌疑,执烛达旦,以至天明。正是一宅分为两院之时也。故《通鉴断论》有曰: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耳。[③]

之后毛本《三国演义》把此事写进小说,赞的是关羽的礼和节,具体说是君臣之礼、嫂叔之礼。于自己嫂子面前考验其节,常人尚且易为,何况关羽乎?小说中多次写到关羽对二嫂极其恭敬有礼,又

收稿日期:2006-07-16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4800-k05028)

作者简介:王丽娟(1977-),女,湖北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① 关于民间叙事文本与文人叙事文本的界定及区分,参见拙文《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以"连环计"故事为例》,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第108-118页。小说《三国志演义》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典范本。本文《三国志大全》采用中华书局《风月锦囊笺校》本;《古城记》采用《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本;《三国志玉玺传》采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

② 参见(日)金文京:《从"秉烛达旦"谈到〈三国志演义〉和〈通鉴纲目〉的关系》,载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9页。

③ 金文京认为《通鉴断论》很可能为《通鉴总论》之误。参见《从"秉烛达旦"谈到〈三国志演义〉和〈通鉴纲目〉的关系》,载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第276页。

何须考验？

事实上，秉烛达旦故事早已为明清人所诟病，有人认为故事十分荒谬，经不起推敲，从而也不能突出关羽之大节。明徐渭《奉师季先生书》云："又世所传操闭羽与其嫂于一室，羽遂明烛以达旦，事乃无有，盖到此田地，虽庸人亦做得，不足为奇。虽至愚人亦不试以此，以操之智，决所不为也。杨（阳）节潘氏盖亦看《三国志》小说而得之者，如所谓斩貂蝉之类，世皆盛传之，乃绝无有此，不可不考也。"[1]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繇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致谈者纷纷。"[2]432 李贽《关王告文》曰："彼不知者，谓秉烛达旦为公大节。噫！此特硜硜小丈夫之所易为，而以此颂公，公其享之乎？"[3]119 彭梦祖《武安王生平大节论辨》云："或者曰：人皆以秉烛达旦为大节，然乎？曰：此未足为王难之。"[4]20 张重华《关公大节辨》曰："夫云长之于先主也，义为君臣，恩同手足，则视先主后，其尊国母也，其亲即嫂也。渎伦乱常，乡党自好者，犹且羞之，云长何如人哉？"[4]22 清张镇《明烛达旦考辨》云："秉烛达旦之事，在寿史裴注皆莫之有。至后世阳节潘氏始为是言，以为此帝之大节。及明代篡入史书，称操欲乱其臣主之节，使共处一室云云。呜呼，是何说之鄙而识之陋乎！张重华者虽常（尝）非之，顾谓此小之乎，睹帝而不足为其大节。于论则是，然终信其说，而未尝考其事之有无也。盖所谓秉烛达旦者，亦何常（尝）有此事哉？帝本传曹操东征，先主奔袁绍。操以帝归，礼之甚厚，则固初无使共处一室之事，显然明白。且操既深知其为人，亦断不以非礼处之。而帝之忠直亦岂肯为操非礼处己，然后秉烛以避嫌，其显然明白又可见也。"[4]46 清末民初昂孙《网庐漫墨》云："羽之生平，足以矜式者，仅秉烛达旦一事，然陈氏、裴氏俱略而不载，惟阳节潘氏则凛乎言之。余以为此必稗官之说，潘氏故摭拾之以自矜其奇，非可据之事实也。曹瞒虽奸，必不鬼计陷人至于此极，是时瞒之涎羽，如恶渴然，若无礼遇之，予以轻视矣。况乎男女授受，自古不亲，稍知自爱，便多谨慎，人非禽兽，宁有越墙而搂其嫂者？此村夫犹能为之，果足以窃万古之馨香乎？"[5] 由此可见，文人学士经过理性分析，大多认为此故事不可考，编造得极为拙劣，并不能突出关羽的千古名节。

然而民间对秉烛达旦故事却津津乐道，民间叙写这个故事又是抱着何种目的和愿望呢？下面不妨看看《古城记》第十出"权降"中关羽的表白：

> 【混江龙】灯烛呵，咱关某一点诚心，只有你我知之 还有这一枝明晃晃银烛照，见咱赤胆忠肝。俺自有鲁男子雅操，待学取柳下惠同班，一个坐怀不乱，一个闭户无干，一恁他订下了清白千年案，俺轰轰烈烈，要把那古人扳。

毛本中是让二嫂以君之妇、兄之妻的身份来考验关羽的，这里更多的是让二嫂以普通女子的身份来考验关羽的。不难看出，民间赞颂的是关羽坐怀不乱、不近女色的雅操，维护的是关羽的清白之名和君子形象。这一点从《古城记》第十三出"却印"中关羽对张辽所说的一番话里也可体现出来：

> （关）贤弟，你见曹相送有美女在此，你将酒灌得关某沉醉。待吾醉后，纳了这些美女以为帐下，你回到老相跟前，逞你一己之能，道某贪酒好色。

传奇中关羽非常害怕自己落得个"贪酒好色"之名，民间叙事显然是在竭力维护关羽在女色问题上的节操。对于曹操所赐美女，《古城记》中关羽坚决不受，"美女发还曹相府"（第十三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是"云长不能推托，将所赐美女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嫂"（卷五），小说似乎并没有象传奇那样刻意地去突出关羽好不好色。

二、关斩貂蝉

关斩貂蝉故事也不见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它的叙写频率为 3 次，提及

频率为1次,分别为:《三国志大全》中有貂蝉见关羽、关羽问貂蝉、貂蝉夸关张、关羽斩貂蝉的叙写。《群音类选》官腔类卷十二收有无名氏《桃园记》中《关斩貂蝉》一出。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卷六叙有关斩貂蝉故事。《古城记》第二出"赏春"中有"俺弟兄方上虎牢关才把英雄显,擒了吕布,斩了貂蝉,直杀得众将销魂,诸军丧魄,一个个胆寒心颤"的曲文。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和"关斩貂蝉"相关的材料:①元明间有无名氏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已佚。②明刻本《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卷二"绿鳌城斩旦解贼围"写及嘉靖年间绿鳌城迎神搬戏,"内演一出《关公斩貂蝉》,正上台作了一会"。③王世贞(1526－1590)《弇州山人续稿》卷六有《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五言古诗一首。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有"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近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之语。⑤明万历年间金陵周曰校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第二卷第十九则提到吕布死后,曹操将貂蝉带回许都,其中有一段双行小字的"补遗"云:"后操以貂蝉赐关羽,未久,关羽恶蝉言辞反复,激怒斩之。"⑥《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九回写道:"当中坐首席的点了一本《荆钗》,找了一出《月下斩貂蝉》,一出《独行千里》,方各散席回房。"[6] ⑦乾隆年间钱德苍《缀白裘》第十一集第三卷收录《斩貂》一出。

由上可知,不仅有写"关斩貂蝉"故事的,还有演"关斩貂蝉"故事的。总之,此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甚远。

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认为荒诞悠谬,有人认为貂蝉斩得冤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2]432 清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凡例》曰:"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7]21 第八回评又曰:"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夫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特为表而出之。"[7]84 李贽、毛宗岗、李渔在评点《三国志演义》时,皆对貂蝉赞不绝口、念念不忘。清周应榴云:"初无所谓貂蝉,既无貂蝉,何有于斩?"[8] 甚至还有人怀疑关羽怎会做出这种杀风景之事,武樗癯《三国剧论:论斩貂蝉》曰:

> 若关公者,熟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敢谓关公圣人,必不为此杀风景事。[9]

当然,上述文人学士的看法和心理主要是就貂蝉而论的,接下来还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关羽身上来,看看这个故事刻画了关羽怎样的形象,突出了关羽怎样的品质,这背后又体现了民间怎样的文化心理。下面来细读一下现存叙事文本中的关斩貂蝉故事。

先看《三国志大全·关羽斩貂蝉》中关羽的唱词(曲子乃节选,原文中并非前后相连):

【快活三】想温侯吕凤仙(奉先),听着不良言。百(白)门斩首命归泉,却是你将他陷。

【满庭芳】你道是温侯弄权,诛了董卓也只为貂婵(蝉)。那时节不肯把亲夫劝,如今不得团圆。我跟前一一将他贬,卖弄你巧语花言。

【三煞】休埋怨,则为你花娇貌美,我恼你是绿鬓朱颜。

【一煞】则为你娇滴滴貌似花,美孜孜有玉颜,我气吽吽恶怒心间。恨你三魂杳杳归阴府,我四海扬扬名誉传,无瑕玷。你暗地里口甜心苦,絮叨叨巧语花言。

【煞尾】今日除病根扫退身边患,也是我忠心不克行方便,免得你翰墨无功将咱贬。

再看《桃园记·关斩貂蝉》中关羽的唱词(曲子乃节选,原文中并非前后相连):

【前腔】你今日弃温侯来近关,倘或你弃咱每,又近那边?迎新又要将咱贬,恼得我浑身骨肉兢兢战(颤),气满胸堂口吐烟。骂你个真泼贱,也是你前生注定,这灾危难免目前。

【前腔】……你今日休埋怨,只为你花娇美貌,恼得人怒发冲冠。

【煞尾】今朝除却身边患,不枉了汉末英雄史记传,免使傍(旁)人谈笑俺。

最后看《三国志玉玺传》中的故事片段：

相迷董卓恩辜负，贪恋温侯误事因。不记丈夫当世杰，又来奉承吾三人。留之我入迷魂阵，日后终须遗臭名。不如及早叫他死，免得他年作祸根……关公斩了如花女，帐下三军尽吃惊。欣羡关公多美德，绝色佳人不动心。

根据以上文词，不妨来设想一下关羽斩貂蝉时的心理活动。在面对天姿国色、花言巧语的貂蝉时，关羽思忖：人谓红颜祸水，留之，则惹人笑谈，落下好色之名；斩之，则除却后患，青史扬名。最后，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惜杀掉貂蝉。不难看出，民间在凸显关羽不好女色、不为美色所动的形象时，也间接表现了其自私无情的一面。

貂蝉被斩的结局，各本都一致，但被斩缘由却各不相同。《三国志大全》为：关羽灯前夜读《春秋》，猛然想起貂蝉，问貂蝉谁是英雄，貂蝉赞刘关张而贬吕布。关羽恼怒貂蝉花言巧语，怪罪她害了吕布，怕留下她后患无穷，于是斩了貂蝉。《桃园记》为：关羽“正好向闲庭伫立，猛可的想起貂蝉”，然后问貂蝉“论英雄，谁数先”。貂蝉弃吕近关，关羽恼怒，于是斩之。《三国志玉玺传》为：吕布被斩后，关张来搜温侯宅，并把貂蝉押送军营。之后关羽“夜坐灯前唤美人”，貂蝉奉命来见关羽。关羽欲试探貂蝉背夫与否，问当今谁是豪杰。因貂蝉奉承刘关张，关羽就假意让貂蝉剪灯烛，趁其回身之际，斩了貂蝉。回想故事的前后背景，吕布白门被斩后，关羽与貂蝉本不相干，民间偏要生发此一插曲。仔细想想，关羽为何和一女流之辈讨论当今谁是英雄？关张与吕布原本不睦，关羽何苦多管闲事，为吕布抱不平？又何来闲暇试探貂蝉背夫与否？她“花娇美貌”，又如何恼得他“怒发冲冠”？况且，关羽不斩貂蝉又会怎样呢？难道因此就会损害关羽的千秋之名？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漏洞很多，貂蝉忘夫无情、花言巧语都不过是托词，要突出关羽不好色、有美德是真，要体现红颜祸水也是真。

《三国志大全》“貂蝉见关羽”一节中，貂蝉只是抱着“假若有问咱言语，须索将他向。这是我落在他人怎逞强，我待温俭恭良”的心理称赞刘关张，就被扣上了忘夫无情、花言巧语的罪名，实质上都是其美貌红颜惹的祸。在“连环计”故事里，无论是民间叙事，还是文人叙事，貂蝉都是功臣，各文本对貂蝉都持肯定的态度。而民间叙事为保关羽清名，维护其英雄形象，在关斩貂蝉故事中，对貂蝉又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她是红颜祸水，把貂蝉为国除奸的前功一并抹杀，前后极不一致。这是民间叙事顾此失彼的非理性态度所致，难怪有人要为貂蝉打抱不平。

由此可见，“关斩貂蝉”刻画了关羽不好色的形象，突出了关羽的君子之节。当然，民间叙事是把不好色作为非常重要的正面品质来强调的。《三国志平话》卷中写道：“又献美女十人，与关公为近侍，关公正不视之。”可见，《平话》也旨在突出关羽视美女如草芥，不为美色所动。此外，《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中也有一个菩萨试色心的故事：

话说三人结义，大哥是当人清净法身，二哥是元人千百亿化身，三弟是元满报身。三身原现，一体同观。破黄巾贼十万八千，杀文侯死心忘意。三(单)刀劈四寇，五关斩六贼，千里寻兄认弟，古城聚会团圆。降曹灭吴，西川为主，成其大事。感动菩萨，慢(漫?)坨(陀)之中化一神堂古庙，大雨一阵赴(赶)关爷入庙被(避)雨。菩萨变成美貌女子，故装心痛，哀告将军：“救我一命，按我一把，我病消退。”关爷听说：“你是女子，我是男人，不好向前治你根结。”扇深出刀篡(遂隔门扇，伸出刀钻)。菩萨起在虚空，高声大叫：“我不是别人，我是南海观世音菩萨，至(试)你色心，真乃赤心，财色双忘，许你成神，护我金身。”云消雾散，去了菩萨。①

① 《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明悟空撰)，北京师范大学藏清光绪十八年(1892)杭州玛瑙经房刊本，卷上，三人和合万法皈一品第二。括号内字为作者所校。

有意思的是,民间经常拿“色”来考验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圣贤。关羽断色忘色,感动菩萨,因而许其为神,关羽由此转凡成圣。

三、文化分析

常璩《华阳国志》和裴松之注中都载有关羽乞纳秦妻、与曹操争色之事,可见并非全是传闻。元明民间叙事文本却一反史传中关羽恋美色的真实面目,叙写秉烛达旦、关斩貂蝉两个故事来突出关羽不好女色。为什么民间叙事要反复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呢?笔者以为,或许是民间试图掩盖关羽求娶秦妻而带来的好色形象,但更重要的是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所致。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是前者,也可以这样考虑:民间为什么要掩盖、要改写呢?恋美人、好女色跟民众心目中的关羽形象不符合吗?归根结底,还是存在一个英雄不能好色的民间观念,这也是民间叙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两个故事背后体现的民间文化心理。

在对待美色的问题上,文人和民间的观念颇有些不同。不仅是关羽求娶秦妻,刘备也沉迷温柔乡,张飞亦掠美女。可见,刘关张皆好美色,都是英雄爱美女。这在上层阶级本不是咄咄怪事,甚至有些习以为常。《论语》中两次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0]2491,2517 孟子也说“好色,人之所欲”[10]2734。李贽宣称“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3]132。道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辈,文人才子更是以风流著称。自古以来,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相会,范蠡与西施归隐,曹植与洛神邂逅,都是文人感慨颇深、欣羡不已的故事,项羽、虞姬儿女情长的故事也并不为风流文人所诟病。清代卫泳《悦容编》“达观”条公开为“好色”进行辩护,曰:“且好色何伤乎?尧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纣。吴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个西子。文园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减。郭汾阳穷奢极欲,姬妾满前,而朝廷倚重。”[11]可见,文人名士并不以好色为怪,好色不乱即可,因而多是英雄爱美女,才子爱佳人。

然而,民间却认为英雄不好色,好色不英雄。这或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此种观念的形成。一是民间草莽观念的演绎。“色者,武之大戒”,贪色损伤男子身体,对习武之人极为不利,因而古代有侠不近色的说法,许多民间秘密帮会中也都有戒色的戒律①。二是由来已久的女色亡国、红颜祸水论的影响。三是理学在元明时的发展、渗透。宋代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行者武松的赞语为:“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12]但到《水浒传》中,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挑逗,却丝毫不为女色所动。明代拟话本中也有很多描写戒色戒淫的故事。象《葛令公生遣弄珠儿》、《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葛周近、宋太祖坐怀不乱、远色避色才是英雄行径。民间叙事文本《三国志玉玺传》中叙及刘备娶吴懿之妹时,也有“军师不免言依命,暗笑刘王好色深”之句。

民间盛传的关斩貂蝉故事,还影响到了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明代彭梦祖《关公庙祀歌》曰:“貂蝉颜色天下殊,背面忘夫即可诛。人间亦有奇男子,月下能挥一剑无。”[13]郑以伟《舟中读〈华阳国志〉》诗云:“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14]郑氏以后代传说来反驳前代史传,不免贻笑大方,其用意是为求娶秦妻、关斩貂蝉之事辩解。进士出身的彭梦祖②,还撰有《汉寿亭侯生平大节论》一文,可看作是对其诗的注脚。文曰:“然则其斩貂蝉之事乎?曰:然盖貂蝉以色绝世,茕然无侣,即有情昵,胡损生平。太公年九十衰矣,犹蒙面而斩妲己,昭昭之时伸节为难,况月下幽独无人之处乎!一言不合,三尺可挥。余以为此事惟公能为之,他人不能也。或者曰:貂蝉为王允谋董卓,有功于汉,犹西施有功于越者也。二美人可予又可诛乎?曰: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公笃于君臣之义,以貂蝉顿忘其夫,若人臣顿忘其君者,然义心所激,即忿然不肯贷之其忠汉与否,或不及知亦不暇计也。”[15]可见,关羽斩貂蝉关乎义,不关乎色,突出

① 参见李海生:《草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6页。

② 彭梦祖为万历庚辰(1580)进士。郑以伟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

的是关羽笃于君臣之义，躬行不爽，是忠臣义士、道德完人的形象。实际上，在大多数文人学士看来，貂蝉确无被斩之由，彭氏是为关斩貂蝉辩护。相对而言，文人突出的是忠臣义士的道德完人，民间突出的是不好女色的英雄行径，虽都是为维护关羽千古名节和英雄形象，但文化心理终究不同。

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两个故事实在拙劣，然而在民间却非常盛行，这应是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由来已久的女色祸水的文化观念影响所致。民间为突出关羽不恋女色，为维护关羽清名而编造此种故事，关羽地下有灵，也不会领情的；貂蝉更是牺牲得毫无价值。而文人叙事则对关羽好不好色的问题避而不谈，对“求娶秦妻”和“关斩貂蝉”都弃之不顾，此乃棋高一着。文人叙事舍去“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这两个世俗盛传而又荒诞不经的故事，也体现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另外，整体上看，毛本《三国演义》文人叙事程度更高，然而毛氏父子却于秉烛达旦之事肯定有加，并把它写进小说，可谓画蛇添足。

概言之，民间叙事文本通过秉烛达旦、关斩貂蝉两个故事突出了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参考文献：

[1] [明]徐　渭. 徐渭集(第 2 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56 - 457.
[2] [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明]李　贽. 焚书 续焚书[M]. 焚书. 卷三.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清]张镇辑. 关帝志[O]. 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5] 昂孙著，马玉山点校. 网庐漫墨[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134.
[6] [明]西周生撰，黄肃秋校注. 醒世姻缘传(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90.
[7] 陈曦钟等辑校. 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清]周广业，崔应榴纂辑. 关帝事迹征信编[O]. 光绪八年(1882)侯邦典重刻本：22.
[9] 周剑云主编. 菊部丛刊(上册)[M]. 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90.
[10]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清]卫泳著，懒仙订. 悦容编[O]. 道光己酉(1849)重编《昭代丛书别集》世楷堂藏板本：10.
[12] [南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 癸辛杂识[M]. 北京：中华书局，1988：147.
[13] [明]赵钦汤、焦竑辑. 汉前将军关公祠志[O]. 万历三十一年(1603)赵钦汤刻本：12.
[14] [清]陈济生辑.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上册)[M]. 卷五. 上海：中华书局，1958：350.
[15] [元]胡琦原编. 汉寿亭侯志[O].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二年(1574)刻本：35.

Heroes Aren't Concupiscent—— a Folk Reading on the Story of "BingZhuDaDan" and "GuanZhanDiaoChan"

WANG Li-juan

(*College of Humamities & Social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assing and variation of the stories of GuanYu, "BingZhuDaDan" and "GuanZhanDiaoChan" are two stories which are often seen in the folk narrative texts. Through careful analysis on the two stories, we can know folk narrative's aim is to give prominence to an inconcupiscent image of GuanYu, which embodies the folk notion that heroes aren't concupiscent and perceptual spirit of folk narrative and also detects rational spirit of scholarly narrative.

Key Words: "BingZhuDaDan"; "GuanZhanDiaoChan"; folk narrative